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 长长短短说古今

毛志成 / 著

毛志成随笔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 长长短短说古今

毛志成 / 著

毛志成随笔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长短短说古今 / 毛志成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5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ISBN 7-80145-868-0

I. 长… II. 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924 号

---

**长长短短说古今**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崇文区珠市口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062

电话: 67078239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57 千字  
2004 年 5 月 第 1 版 2004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868-0/1

---

总定价(全六册): 9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 自序

这一本杂文随笔集，书名中有“长长短短”字样，用意很简单：有的文章选自杂志，篇幅往往长些；有的文章选自报纸，篇幅自然短些。既然涉及的都是古今之事，也必然含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说长道短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说，连这一点兴趣和本事都没有，也就枉为文人了。既识史又识今，既识人又识事，既识情又识理，加在一起谓之智者。具体到我本人来说，这至多只能是一种神往，难以企及。在很多时候，只能算是舞文弄墨者流。至于舞弄的水平如何，有无益人益事价值，就要去听读者说长道短了。是为序。

2003年11月8日于北京

# 目 录

自序 .....	1
从“风马牛”说开去 .....	1
某些事，我从来不信 .....	10
文化的“模样”问题 .....	13
有人的死 .....	18
“文人跌价”考 .....	26
梦语醒拾（16则） .....	29
“文字游戏”的美学标格 .....	37
名诗必先出在无名者 .....	40
“雄文”十议 .....	43
走出“精神游牧” .....	46
不要欣赏“违法语言” .....	51
贾府人的吃饭与吃药 .....	54
青少年应学一点大气文章 .....	57
碎梦拾屑（18则） .....	60
当个文学“玩家”并非易事 .....	69





文人何时“脱贱” .....	73
滑稽，常使我们进入佳境 .....	85
“可怜”二字最深奥 .....	93
不妨精写《痞典》 .....	99
但愿是另一种涅槃 .....	106
千载谁识一个“民”字 .....	110
不转眼珠地盯住某人 .....	115
假如有人说你是阿 Q .....	120
从列宁与资本家的友谊说起 .....	125
中国“笑”史 .....	128
关于建立“权力科学”的呼唤 .....	135
“异性”十谈 .....	139
某种文坛的陷落 .....	144
重谈学一点“反文化” .....	149
先强化“可听性” .....	153
怪异往往是不祥征兆 .....	158
可怜的“无主题”时代 .....	165

“不得善终”论 .....	173
何时应说“是”与“不” .....	182
书海帆影 .....	185
旧梦重识（17则） .....	189
估今日中国作家之学问 .....	198
历史首先意味着“到此而止” .....	203
“俗气”八谈 .....	207
物识八则 .....	212
急需“降级” .....	216
尊重“另才”，保护“另才” .....	219
雅士、隐士层次论 .....	222
笑的百态 .....	225
向古老剧种学点悟性 .....	228
拟写上帝致人类的忏悔书 .....	231
关于“丫头”品位 .....	234
有感于“点缀物”之类 .....	237
谜，千万别解破 .....	240





# 从“风马牛”说开去

——文史杂烩篇

八九岁读小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有个口头禅：一听到学生回答问题时有错，就连声说“风马牛不相及，风马牛不相及……”几十年过去，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我去看望他时，他的老习惯仍照旧。与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至少使用了五六次“风马牛不相及……”

鉴于他是有学问的人，由当年的小学教师后来晋升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且专攻历史，我便在饭桌上笑着对他说：“老师的‘风马牛不相及’一语，其实有违您的学问之大。依我看，风马牛是相及的，讲通了足可写一本书……”

“不相及，不相及。”他特意给我斟了半盅酒，笑着激我，“你来给我‘相及’一下子。”

我于是信口来了一番发挥，大意如下：

中国最早发现并使用的金属是铜。铜这种东西产量较少，硬度也低，颇软，很难用来做耕具，只能用来做祭器、乐器，那时的农业生产力注定很低。春秋时代之前，使用的耕具大多



是木犁，必须由两个人（奴隶）去操犁，即“二人并力发一犁”，谓之“偶耕法”。

由于铁的使用，才使生产力来了个大提高。铁在世上的存在量颇大，且又质地坚硬，宜做农具。由于铁犁可以对土地进行深耕、深翻，于是大量地使用了畜力——牛。

莫小看牛的行时是件小事，当时出现的“牛热”、“牛轰动”曾使世界为之亢奋。《论语》中记录的“樊迟学稼”绝非罕例。以“牛”为名字的人很多很多，除了孔子的学生中有位“冉伯牛”之外，许多史籍上都曾见到“牛子耕”、“耕子野”、“司马子牛”的名字。

那时的牛，很“牛”。

铁器和牛耕，使人有余力开发属于自己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制被瓦解了。春秋、战国加在一起 520 年，大小战争千余次，其实所争所斗的从根本上说就是所有制。至秦，总算实现了“封建制”。接下来，楚汉相争，还是继续起劲地打仗。何以还要争、要打？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所有制。“大英雄”项羽的脑袋就不灵活，不开通，发“死”，想跳过“秦制”，返身回去，继续重温春秋式的“楚王梦”。结果落到败得很惨，“时不利兮骓不逝”，连马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受罪。

这就说到了“马”。

楚汉相争，为什么楚败而汉胜？刘邦其人，正如他的下属张良所说：“大王您，市井无赖之徒也。”虽然是“无赖”，但他脑子灵活，顺应天时，这才一胜而再胜，乃至消灭了外敌和

内敌，这才喜气洋洋，连不会作诗的他也信口唱出了名诗：“大风起兮云飞扬……”


这就说到了“风”。

老师很有兴致地夸了夸我：“你跟小时候一样，真能撒谎……”

说到风马牛，事后多日，我想了很多有关风马牛之外的事。风、马、牛等事物毕竟简易浅显，有了这一点知识，就可以算作文化人。细想起来，人从文盲走进文化，这固然可喜，但人类从愚昧、野蛮走向高品位的文明，不仅有更大的难度，而且无法回避付出沉重的代价，经历无法估量的痛苦。

少年时候，我读到一本书——《达尔文日记》，内容是达尔文两次环球考察时的散记。一开始，我只是好奇于他笔下的许多奇异自然景观，如美洲的巨型蝴蝶和微形鸟类：巨型蝴蝶有一公尺见方；微形鸟类中的一种蜂鸟，在体积上却只像蜜蜂那样小。不过后来我读到的事，则使我非但惊异而且恐惧了。例如在很原始的澳洲，曾有一种“杀婴制”和“驱姬制”。前者是指在饥饿的时候，成年人便很习惯地杀掉婴儿来吃；后者是指当老年女人没有生活能力的时候，便将她们赶到深山老林，任凭她们死活。达尔文曾惊愕地问那些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方像讲一件很轻松的事漫不经心地回答：“小孩子除了吃和玩，什么事也不能做，成年人没饭吃的时候当然只能杀掉他们来充饥；老年女人即无生育能力，又不能做到生活自理，还留下她们何用？”土人说得很随意、很自然，像讲世上最简易的问题。





达尔文在第一次去澳洲考察时，于目睹野人的生活之余，接走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送到了英国，并让他上学，力求使之文明化，并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国名字：约翰·明斯克。若干年后又托人把他送回澳洲原籍。

又若干年后达尔文第二次去澳洲，便四下里打听那男孩的下落。原来，那男孩已经被他的“老乡”吃掉了，理由是那男孩从外国回来之后，失去了很多“能力”，体力弱了，做任何体力活动（如捕猎、捕鱼等等）都笨手笨脚，几乎成了“没用的人”。

一颗“文明种子”，就这样被扼杀了。为了纪念那男孩，达尔文特意将那座小山定名为约翰·明斯克山。

文明的重要属性之一是文化化。某些作家（特别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红色作家”），特别热衷于赞美无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不仅恭维他们“具有本能的革命性”，还奉扬他们的种种“天然美德”——如纯朴善良之类，乃至基此而贬低文化本身，咒之为“越有文化越反动”。

其实，真正的大革命家不仅本身掌握了渊深学问，而且首先崇敬的是其他文化大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首先将自己的书寄赠给达尔文。达尔文很感谢地写了回言，大意是：您所专攻的学问我虽然不懂，但我相信您和我所做的事都将有益于人类。

达尔文多么谦虚！他很老实地承认不懂马克思主义。要知道，这个“不懂”是大学问家的“不懂”，而不是文盲乃至土人、野人的不懂。越是没有经历文明进化的野蛮人，也可能越

是挺着胸脯子吹牛，说他什么都懂。当年的中国，特别是“文革”时期，一时间近乎十亿人统统成了“马列主义者”，成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连只会跳着脚地喊些“俺贫下中农”如何如何，“俺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俺革命造反派”如何如何的文盲、半文盲、亚文盲，也敢开口闭口自称“马列主义者”。他们干了些什么？我看某些勾当与当年的澳洲人所干的事，实在大同小异：诅咒文化，打倒文化，扑灭文化。

马列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高品位文化。你要想走近马列主义的本体，也首先必须以文化作为媒介和桥梁。说文盲、半文盲、亚文盲能懂马列主义，那是天方夜谈，是鬼话。

读读马列的原著，你实在不能不惊愕人家知识的出色渊博！

我虽然只是较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已经足够我这个后来当作家、当教授的人自愧于连做小学生的资格也未必达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几乎都走近了世界文化的前沿。例如：他在数学上，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1”可以开方的人（十年之后才被数学家验证）；在生物学上，他是第一个也是最精确地给“生命”下了完整定义的人，这定义是：“蛋白体的一种存在方式。”

我们不是时时做为一个流行术语说到“共产主义”么？请你读一读恩格斯从特殊角度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当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时候，才能算是最完整的共产主义。”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禁联想到当年我们最流行的



“共产主义”注解：“穷人翻身”！

更早些年，你要对穷人问：“共产主义”是什么，他很可能通俗地回答：“猪肉嫩粉条子足吃，就是共产主义！”

这样的穷人，也许只是愚昧，只是文盲，也许此外并无什么恶性。但你看看某些已经开始学“作诗”的人写出的“文化品”吧：“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俺也不起来！”

实际上，这是十足的白痴、懒汉兼无赖的哲学！硬是被我们当成“共产主义颂歌”来陶醉多年！站在马、恩、列的神灵面前，不承认我们久久地匍匐在愚昧中，行么？

必须承认，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巨人、卓人。没有他们的存在，或是没有认真地理解他们的永存价值，任凭世上的几十亿草民作出盲动状，或个个自立为王，世界就永远是浑浑沌沌一团！

真正的巨人、卓人，都是更加崇敬他之外一切巨人、卓人的非凡的。

恩格斯 70 余岁高龄时，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潜心整理已故老友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时，人们站起来热烈鼓掌。他的答谢词是：“在这里，理应接受掌声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可惜他的墓地上已经长满青草。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跟马克思相比，马克思是天才，而我最多是能手。”当有人提出《资本论》的署名中应该包括恩格斯时，恩格斯断然拒绝了。

我没有读过列宁的很多书，但我首先从一件事中懂得了什

么是真正的天才。十月革命的成功，做为武装起义只依靠的是少量的水兵和刚刚学会打枪的工人，总计人数也不多。就在同时，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沙皇军队，至少还有 100 万人仍在西线作战，司令官叫杜鹤宁。杜鹤宁听到十月革命消息，有意带 100 万军队回去扑灭苏维埃政权。100 万军队呀，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形势多么严重！

是天才的列宁，首先发现了沙皇的 100 万军队大多是农民，而农民最关注的是土地。于是，列宁颁布了重要的《土地纲领》，并说在西线打仗的军人只要回到家乡便可分给土地。仅仅这一项政策，就使 100 万旧军队土崩瓦解了，纷纷回逃。杜鹤宁搞武力镇压，列宁便向那些旧军人呼吁：你们应该动手枪毙你们的将军！

杜鹤宁被击毙了。

天才有大天才与小天才之分，列宁是大天才！

政治上的真正大天才，几乎与文学都有近缘关系。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列宁全集》中收集到的有关列宁涉及文学的文字，集成《列宁论文学》一书，有 10 万字。其中谈到俄国的著名作家很多，不过列宁最崇敬因之多次撰文赞扬的，是托尔斯泰。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动情式赞美，既客观又入微。他在好几篇涉及托尔斯泰的文章中，首先做了颇为苛刻的弹讥：“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反动的——而且是在‘反动’这个字眼最深刻、最根本的意义上。”但与此同时，他又断然说“托尔斯泰绘制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画卷，创造了世界



第一流的文化品”。

一方面是“反动”，一方面是“无与伦比”、“世界第一流的”，这样的见识和判定只能是出自真正卓越人物的口。当初（也包括现在）中国的很多评论家，是很难悟出的。打倒一大片或吹捧一小堆，是我们常干的事。因之我们蒙昧，乃至近于野蛮——“文革”就是一例。

眼下，中国的“文明人”、“文化人”多了起来，成了“名家”、“大家”的也不少。但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神往的是什么，我仍有不少的疑惑。近一二十年中，中国设立了太多太多的奖项。这是好事。但用设奖、争奖、获奖做为文化人的主要驱动力，我看也要掂掂我们内含的精神质量和外在的行为质量。

要比世界上的“获大奖”，我们无论是在中奖率上还是在所获之奖的分量上，都理应红一红脸，作羞愧状。

我粗略算了算，世界上获奖量最多、最让人服气的人中，应首推一位名叫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的人——俗称居里夫人。

她一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被 15 个国家聘为科学院院士，共接受过 7 个国家 24 次奖金和奖章，担任过 25 个国家 104 个荣誉职位。有如此重大业绩的人，除了以她的名字做为“放射性单位”的计量标准外，她还得到了些什么？做为她个人，几乎什么也没有。

她发现了镭，但放弃了镭的专利，认为“镭不应该使任何人发财，应该属于全世界”。有一位美国女记者对居里夫人做了这样的设问：“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让你挑选，你最愿意



要什么？”她的回答是：“我只想得到一克镭用于实验——可惜我买不起。”

居里夫人说她颇穷，没钱，这怎能让人相信？原来，她早在由于镭的发现而应得的百万法朗时，就无偿地送给了巴黎大学实验室。

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验经费，也仅仅是为了这1克镭，许多有识之士向美国人民发起了捐献运动。1921年5月，美国总统哈定把这一克镭转赠给居里夫人，但居里夫人在捐赠书上特意修改了“赠送”一语，很庄重地写上：“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而绝不能成为我个人的私产。”这位居里夫人后来患了白血病，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辐射致。

上面谈的一大串卓人、伟人、巨人，大都具有文化学识，而且都有文明品位。

从愚昧走向文化，人类要付出代价；从赤裸的或伪化的野蛮走向正经的文明，我们更需付出尤为沉重的代价。否则，我们与世界的彻底文明化之间，仍是“风马牛不相及”。

